

文史资料选编

第四卷

政治军事编

第二册

福建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编

福建人民出版社

文史资料选编

第四卷

政治军事编

福建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编

第二册

福建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史资料选编.第4卷,政治军事编.第2册/福建省
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2.10 ISBN 7-211-04271-0

I.文… II.福… III.①文史资料—福建省②政治
事件—福建省—民国③军事史—福建省—民国
IV.K295.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85725 号

政 治 军 事 编

ZHENGZHI JUNSHI BIAN

《文史资料选编》第四卷(第二册)

福建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

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福州东水路 76 号 邮编:350001)

福建省、福州市计委印刷厂印刷

(福州市斗西路 21 号 邮编:350005)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18.125 印张 4 插页 434 千字

2002 年 11 月第 1 版

2002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2000

ISBN7-211-04271-0
K·342 定价:30.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直接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北洋军阀统治·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福建	徐吾行(1)
李厚基在福建	阮镇秋(57)
李厚基在闽纪事	杨廷英(71)
李厚基治闽散记	张宗果(88)
刘冠雄入闽和李厚基治闽	陈锡珪(104)
李厚基厚待林可济、王文耀略记	董 仁(110)
李厚基媚洋事记	董 仁(113)
忆陆军第十混成旅	苏 南(115)
王永泉踞闽前后纪略	张宗果(122)
周荫人割据福建片断	张辑戎(131)
周荫人创办福建省银行简记	魏树如(134)
孙传芳津门乞师记	钟士澄(136)
张毅统治漳属回忆	蔡竹禅 陈寿西 阮镇秋(139)
张毅与尊孔复古	林光裕(149)

·国民党统治·

陈仪主闽二三事	蒋授谦(150)
张超倒陈所见所闻	葛越溪(152)
陈仪主闽的片断见闻	张唯中(157)
陈仪裁撤全部女职员	王 真(166)
记福建保训合一的干部训练所	李伯昭(169)

点编第七十五师和长泰叶文龙部事略	金泽南(178)
关于陈仪之死	罗心如(181)
刘建绪在福建	何永德(183)
忆刘建绪	谌 震(200)
刘建绪与福州“六一”事件	郭公木(211)
刘建绪二三事	陈鸿铨(216)
刘建绪发稿费	陈鸿铨(221)
略忆刘建绪	刘剑学(222)
“保农社”史实片断	陈振华(229)
关于政务巡察团的一些情况	郭克安(232)
刘建绪第一次“围剿”红军经过	欧阳烈(234)
忆李良荣	曾建章(240)
如是我闻	曾建章(253)
我所知道的李良荣	林梦飞(262)
小记李良荣	王 飞(277)
李良荣与林君扬	陈鸿铨(280)
李良荣二三事	叶清泉(282)
琐忆李良荣	张盛吉(286)

·国民党军队对红军的“围剿”·

参加第五次“围剿”和对红军长征围追堵截 的片断见闻	梁一川(297)
对《区寿年师连城受歼纪实》一文中 有关马鸿兴部情况的更正与补充	罗冠群(300)
顺昌“围剿”被困记	郑 正(304)
在闽浙边等地“围剿”红军略忆	郑 正(319)

·闽海抗战·

第一五七师驻厦期间之防务	黄 涛(331)
--------------------	----------

厦门要塞战前后	郑寄云(335)
澳头防御战	连祯祥(338)
“奋勇队”奋战玉屏山	余泰振(341)
大湖战役侧记	张纪生(343)
福州外围战斗琐记	陈朝开(349)
闽东白马河追击战	杨其精(353)

·国民党军政人员起义·

闽西起义纪实	傅柏翠(360)
策划、组织闽西起义的经过	李汉冲 练惕生(379)
参加闽西起义的回忆	吴德贤(394)
忆从保安部队退役后的主要经历	易启基(410)
参加闽西起义的片断回忆	陈天祥(415)
相识于黎明之前——记李汉冲先生	杨 樾(420)
连城起义亲历记	项文鉴(427)
在“闽西义勇军司令部”工作前后纪实	林凤年(436)
明溪和平解放忆略	钟日兴(439)
解放前我在莆田盐场的一段经历	邹品璜(444)
惠安山腰盐场盐警起义的前前后后	苏秉淦(455)

·其他·

东路军独立第四师第三团入闽作战纪实	陈调农(462)
解决新编军和驱逐谭曙卿侧记	陈齐瑄(471)
谭曙卿和他的“新编军”	张涵深(475)
福建省内河保安队之产生与撤销略记	胡锡潮(479)
陈季良联刘讨卢始末记	刘孝浚(481)
刘和鼎师在福建活动概况	厉鼎璋(487)

我所知道的刘和鼎	蒋效洲(491)
忆刘和鼎及其第五十六师在福建的活动	郑 正(494)
刘卢福州之战见闻	郑 正(510)
参加闽浙会剿土匪和驻防青田的回忆	杨维泉(523)
参加西南反蒋活动忆述	陈庆云(526)
军政部第十三补充兵训练处概况	原寿梓(533)
福建军管区侧记	翁春雪(560)
闽南堵截日寇撤退的见闻	曾子铭(570)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福建

徐 吾 行

一 北洋军阀势力之向福建发展

(一)北洋军阀势力进入福建

从中华民国成立起,到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新军阀的出现为止,中国的政权,一般说来,是在“北洋军阀”的支配之下。北洋军阀最初是控制在窃国大盗袁世凯的手里。袁世凯依靠北洋军阀的武力来谋其私人力量之发展,北洋军阀的其他头子则在袁世凯的培植下得到发展,并分别把持了中国各地方的政权,对人民进行残酷的掠夺与压榨。

北洋军阀直接势力范围,最初为北方各省及长江流域一些省份,随后才向南方发展。福建之成为北洋军阀的势力圈则是 1913 年间的事。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政府后,福建地方的政权最初是操在参加起义的都督孙道仁手里。1913 年 7 月间,南方各省发动讨伐袁世凯时,福建都督孙道仁接受第十四师师长许崇智的建议,起而响应,成立军政府。当福建的讨袁军尚未出动时,江苏方面的反袁军事行动已告失败;曾对袁宣布独立的各省,都先后取消独立,福建亦于 8 月 9 日取消。这样一来,袁世凯便认为向福建谋发展的机会已到,便于 11 月间,派遣南洋巡阅使刘冠雄兼福建都督,率领属于袁系的陆军第四师第七旅李厚基部来闽,实行武力占领。从此,

福建的地方政权便落在北洋军阀的手里。

刘冠雄一到福州,即以编遣为名,先把孙道仁的基本力量——湘军(即福州人所称之“湖南勇”)解散了,随后更在旧布政司衙门放了一把火,以向孙道仁示威。这时南方讨袁军事已告失败,福建的同盟会亦告解体,地方部队更腐败到不堪一战,孙道仁虽欲“恋栈”,但于势亦有所不能,所以只好悄然离开福州。

刘冠雄在福建不久,又被袁世凯召回北京,参加以熊希龄为首的内阁,任海军总长。福建都督一缺,就悬着未再派人接代,只由李厚基以旅长兼福建镇守使名义,统率并指挥军队。福建这时不再设都督,从袁世凯方面说来,有三点原因:即一来袁为强化中央政权起见,此时正在计划废除各省的都督,福建都督既已悬缺,就不再派,以免增加日后废除的困难;二来福建亦没有力量较大的军阀头子,而对于那些力量较弱的,就没有用较高的官位加以羁縻的必要;三来李厚基虽属于袁世凯的嫡系,然地位则仅是一个旅长,不能平地将其提升来接刘冠雄(就是李厚基自己亦没有这样的念头,不过李厚基在福建的地位,却是在此情况之下逐步提高的)。

1914年6月30日,袁政府下令裁撤各省都督,并在北京及各省分别设立两种性质不同的“将军”(全称应为“将军督理军务”),来安置各大小军事头子;但福建没有将军的设置,究其原因,基本上是与上述不设都督原因相同。至于李厚基,这时虽仍还是一个旅长,却已由镇守使再提升为“护军使”,位在一般的旅长之上。因李厚基此时已负有督理福建全省军务的实权,假如名义与其他的旅长无何差别,是会引起李厚基之“不平”,甚至于生起何种意外的纠纷来的。

在袁世凯统治期间,李厚基步步高升,对于袁世凯这样的“栽培”与“扶植”,李厚基感激得“五体投地”。所以当1915年9月间,袁世凯手下干将之一的段芝贵联合14省将军密呈袁世凯“速正大位”时,李厚基的身份虽还不够列名,却因其是福建地方的实际负

责人,遂亦得以福建护军使名义参加在内。是年12月间,袁世凯准备登基做“中华帝国”的皇帝时,采用封建时代的政制官职,对各地军事头子及高级官吏加以羁縻,像副总统黎元洪之受封为“武义亲王”,与龙济光等人之受封为公、侯、伯、子、男等爵,即是其例;李厚基得到的爵位是“一等子”。至于福建巡按使许世英则为较次一级之“一等男”。袁世凯正式宣布改元“洪宪”的1916年,亦即是中华民国5年,各地纷纷掀起反袁高潮时,李厚基(时已由护军使改任将军)并不像当年的孙道仁那样参加在内。虽云新朝所使用的旗帜(于原有的五色旗上加红日一轮,盖取“五族共载一君”之意)在福建这边未曾公开悬挂过,但“洪宪”这个年号则见诸官厅文告里。

1916年6月6日,袁世凯因做皇帝不成而气死后,北洋军阀内部发生了一番大变化,主要分为“直”“皖”两个对立的派系。直系以冯国璋为首,手下有曹锟、吴佩孚等人,是英美帝国主义的走狗。皖系(亦称安福系)以段祺瑞为首,与奉系的张作霖联合,都是日本帝国主义的鹰犬。在直皖两系分赃式的协商之后,除副总统黎元洪因袁世凯任期满,继任为大总统之外,冯国璋接任副总统,段祺瑞则抓到操有实权的国务总理。这样,直皖两系间的矛盾,不特仍得不到解决,且还展开了冯、段、黎间之三角的对立。为各谋其自身力量的发展,他们曾极力吸收分布在各省区内的大小军事头子来增厚其声势。李厚基属于皖系,其在福建的地位,较诸袁世凯未死前又提升一步:即在1916年7月间,北京政府改各省将军为督军、改巡按使为省长时,李厚基从将军升为福建督军,在名义与地位上都成为福建掌握最高军权的人。至于省长一职,因许世英的去职,由胡瑞霖充任,实行其所谓“军民分治”(后各省督军多驱逐省长而自行兼提,使分治归于失败)。

1916年6月9日,长江巡阅使张勋召集奉天、吉林、黑龙江、直隶、河南、山西、安徽七省军阀代表,在他自己的势力范围的徐州

举行会议时,李厚基事前虽亦在邀请之列,但所派出的代表却没有及时赶到。同年9月20日,张勋召集第二次徐州会议,并将前次会议所产生的“七省攻守同盟”扩大为“十三省区联合会”时,李厚基派参谋张祖焱为代表前往参加;因之,在所谓13个省区之中,福建亦包括在内。随后,第三及第四次会议(时在1917年1月9日与5月23日)李厚基都亲自出马,且于当年4月25日,参加段祺瑞所召集的军事会议(表决对德国宣战问题)。此外,李厚基还参加以王占元、张怀芝等人为中心的督军团,并因其“善于词令”之故,被推为督军团招待参众两会议员席上的致词人。在这样一连串的表现与努力之下,李厚基的身份提高了不少,李且自视为当代了不起的人物。

从军阀的分野说来,张勋当时所统率的“定武军”原为前清的残军,而非北洋军阀的嫡系,在袁世凯当权时,这批定武军因与姜桂题的毅军、倪嗣冲的安武军都归附于袁,而成为北洋军阀的旁系。张勋与冯国璋及段祺瑞间并不是没有矛盾的,但袁世凯未死时,曾利用张勋来牵制冯国璋,遂使张勋的力量为之坐大;此时因对付黎元洪之故,冯、段两人都在拉拢张勋为助,所以他们间的矛盾得告暂时解决,张勋在政治上的地位亦随之提高了不少。此时的李厚基是跟着张勋在跑,几乎有一惟张勋的意旨是从之概。例如:张勋每次发表政见时,各省大小军阀头子都要随声附和。有一次李厚基的同意电报来迟了一步,张勋动了肝火,大骂李厚基破坏北洋团体,并影响其威信,吓得李厚基马上去电谢罪,并诿过于秘书办稿太迟。后来北京选举大总统,张勋令各省盟员通电为徐世昌捧场,李厚基就很快回电说:“与其推戴东海(徐世昌号东海——编者),毋宁拥戴我帅”。李厚基对于张勋的恭维,于此可见一斑。

在张勋未扮演“复辟”的丑剧前的1917年5月间,属于皖系的安徽省长倪嗣冲因反对黎元洪任李经羲为国务总理,首先宣告独立,与北京政府脱离关系;接着,参加张勋所组织的13省区联合会

的各省,在张勋鼓动之下,都作同样的表示,福建的李厚基亦不例外。此事后来因黎元洪的“解散国会”得到解决,福建便随着各省之后,于6月22日取消了独立。

当北京政府委任胡瑞霖为福建省长时,事先并未征得李厚基的同意;李厚基心里极不高兴,便趁着独立的机会,以处在“军事时期”,福建没有设置“省长”的必要为题,于6月4日派闽海道尹往见胡瑞霖,传达李厚基的手令,强迫其即日离开福建。在此情况下,手无寸铁的胡瑞霖不能不接受,翌日即行离闽。行前胡瑞霖曾亲往见李,为李厚基所拒绝,李派人送旅费2000元,并以“保护”为名加以监视。之后,李厚基遂以督军的身份来兼省长,其在福建的地位又明显地提高了一级,并成为独霸福建的“福建王”。

1917年5月22日,北京政府罢免段祺瑞的职务。段曾与冯国璋合谋驱黎,嗣在日本特务田信夫的撮合之下,以极不光明的手段,怂恿张勋弄出清废帝宣统——溥仪复辟。溥仪登台后,于7月1日任命张勋等7人为“内阁议政大臣”,其他原北洋政府的大官员等均授任为新朝中央的高级官吏;地方上则恢复了过去“总督”、“巡抚”与“提督”等名称。福建没有总督的设置(全国只有张勋、冯国璋、陆荣廷任总督),李厚基被任为“福建巡抚”,另一个军阀头子,此时并不在福建的蔡成勋被任为“福建提督”。福建当时正当粤军与护法军内外夹攻、诏安陷落之际,李厚基四处求援,卒无一应。当复辟伪谕传来时,并附有张勋之密电,谓如能受职,并电贺复辟,允派兵10营来闽为援。李厚基对此新来的“恩典”,自是“受宠若惊”,立即用电报向溥仪上贺表,尾署“钦命福建巡抚臣李厚基跪奏谢恩”等字样。此外还拨款5000元令即日修整光复以来已辟为鱼肉市场之万寿宫(在西湖公园附近),并重刊青石“万寿碑”;同时向城内东街义昌公司、南台云章公司定制大批的黄龙旗,交给总商会,并令其转知各商家悬挂3日,以示庆祝,情况较诸袁世凯称帝时尤为积极。李厚基认为“复辟”一事,“徐州会议早已决

定,各省督军一致赞成,大事决无不成之理”。对于段祺瑞之利用张勋来弄倒对方,并作为他重新取得政权的工具这一点,李厚基是丝毫没有感觉到的。

虽说张勋的复辟是由段祺瑞一手所造成,但到了张勋复辟之后,段祺瑞又以反对复辟为名,包办了讨逆的军事行动,把张勋打垮了。7月4日,当段祺瑞7月3日“马厂起义”的消息传到福建时,李厚基看出张勋必败,急通电各省表示反对复辟,并毁灭有关复辟之手迹。他一面谕商会速将龙旗收藏,不得再行悬挂,一面否认有制造黄龙旗的事;并谓商界此种举动系接到北京总商会来电,其本人并未赞成复辟,亦未令其悬挂。李厚基作伪的痕迹是至为明显的。

张勋失败后,黎元洪去职,冯国璋坐上了大总统的宝座,段祺瑞重任国务总理,皖系在政治上又告活跃。段祺瑞此时虽自吹有“再造民国”的功勋,但因其是复辟的后台拉线人,所以对于这次参加、同意、附和、以至于上表称“臣”以及“谢恩”的人,就不能以国法相绳。李厚基以堂堂中华民国一个省的“督军兼省长”,既接受了“小朝廷”的巡抚之委任,且还上表“谢恩”过,亦因段祺瑞有此弱点之故,得免于受到处分。

虽然这样,也就是从此时起,李厚基在福建的地位,开始走向下坡。

(二)南北两军在福建境内的战争

张勋复辟失败后,段祺瑞重新取得国务总理的地位。段上台后,除以对德奥宣战为借口,接受外援,编练军队——参战军,来建立其独裁政权之外,对于不久之前,被黎元洪用大总统名义所解散的国会(亦即是一般所称之“旧国会”)不特未加以恢复,且还另行召集有利于他自己一系的国会(亦即是一般所称之“新国会”)。段祺瑞的倒行逆施,引起了国内多方面的反对。1917年8月25日,孙中山在广州召开非常国会讨论组织军政府,9月1日成立护法

军政府,护法运动正式开始。段祺瑞在日本与美国帝国主义的指使之下,于是年9月29日,强迫大总统冯国璋下令通缉孙中山及其他南方的“叛逆”,并严惩南方的国会及军政府的活动家们。南方的军政府亦下令通缉北方的首要,如段祺瑞与梁启超等人。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二次“南北战争”,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爆发起来的。

第二次南北战争最初是在湖南爆发,并没有波及福建。北洋政府曾一度拟调冯玉祥旅入闽,但没有实现。1917年11月10日,南方军政府在桂系军阀主持下,举行梧州会议,以福建与广东接壤,准备在福建这边开辟第二战场,并成立讨闽军负其全责,藉与湖南岳州方面的军事行动相呼应。随即以海军总长程璧光兼任讨闽军陆海联军总司令,林葆懌为讨闽军海军总司令,陈炯明为讨闽粤军总司令,方声涛为讨闽滇军总司令,全部移防潮汕一带,准备向闽境发展。这些力量统称为南军,亦即是粤军。

对于南方军政府这样的布署,北方的军阀政府亦由段祺瑞令江西督军陈光远与福建督军李厚基分别率队向粤赣及闽赣边境发动攻势,藉以防南军之向此两省而来。1918年4月17日,段政府任命李厚基为援粤军总司令,统率在闽各军参加作战,复调浙军4个团,由浙军第一师师长童葆暄以援粤军副司令名义率带来闽协助进行;这闽浙两部分力量统称为北军,亦即是闽军。

福建境内北军出动之目的,是企图能与在广东境内,属于北洋军阀的一个头目龙济光部相配合。

李厚基于1918年4月亲自前往厦门,并于4月26日在厦门设立援粤军总司令部。这时,在福建境内归由李厚基指挥的队伍,除上述浙江的4个团之外,尚有驻福建的陆军第十混成旅唐国谟部,第十一混成旅王麒部,步兵第二师臧致平部,步兵第一师姚建屏部,一个模范团,一个歩兵团(原为盐务缉私队),两个(奉军)营,以及警卫队等,约共5.5万人。最初,李厚基把这些队伍分为三

路,布在闽粤边境,其具体情况为:以童葆暄直接指挥的浙军4个团集结在平和南靖间为中路;以第十混成旅长唐国谟为右翼司令,设司令部于龙岩,并在武平、上杭、及永定各驻一个团,以防南军从广东大埔方面前来;以第二师师长臧致平为左翼司令,设司令部于漳州,归其指挥的队伍,有第二师之全部、第十混成旅之一团及新兵营等。

李厚基虽作这样的布署,但北军并未与南军接触,亦即是说南北军双方处于相持与互相观望状态。随后,因受到段祺瑞的一再督促,北军乃开始发动攻势,但亦只限于中路及左翼,即分两路同时进窥广东饶平(黄岗);至于右翼则暂时不动。5月,南军陈炯明下令反攻,其中有一部绕过北军的右翼,出其不意,于5月17日攻下武平。唐国谟正想从永定抽调队伍前往反攻时,永定之芦下坝与峰市等地,又先后被南军占领;接着,永定及长汀二县又被南军所下。南军且乘势北上,唐国谟无法在龙岩立足,只好将此据点放弃。于是,北军的右翼全垮,龙岩及龙溪亦都落入南军之手。南方的厦门与北方的南平等县,都日夜在警报中。李厚基估计到南军可能沿着闽西向闽北挺进,为预防计,曾派督署参谋周永桂、团长张清汝及警卫队统带徐镜清为临时编成的3个支队的支队长,分布在南平、建瓯一线,备作堵截。

6月22日,北洋政府加委李厚基为“闽浙援粤军总司令”,童葆暄为副总司令,令率所部速攻潮汕以挽败局。

7月下旬,童葆暄指挥中路的北军,从平和向南军发动一次猛烈攻势,不但击退了进闽的南军,而且还乘胜占领了广东的大埔及饶平等县,潮汕一带的情况为之吃紧。

这时,前浙江都督吕公望到达广州,因在福建诏安一带的浙军第一支队长陈肇英与吕公望有过密切的关系,军政府乃遣吕公望从间道冒险前往说服陈倒戈。陈的倒戈动摇了前线北军阵营,童葆暄只好匆忙下令退兵。南军乃乘胜追赶,从8月上旬起,福建的

闽西南属各县,如武平、上杭、永定、平和、龙溪、长汀、连城、清流、宁化、大田、德化、永春、安溪、仙游等县,都先后落入南军之手。8月后,闽北的永安又复为南军所攻下;南军且进而包围沙县,南平的情况亦随之紧张。至是,李厚基已无法在厦门继续指挥,只得于9月12日,乘海军军舰逃回福州,向北京政府告急,并辞去援粤军总司令的职务。

当南军向闽境挺进时,以方声涛为首的滇军亦开进闽境,随即改称为靖国军。这时,散处闽南漳泉以及莆仙等地,一向与李厚基站在敌对地位的民军,如苏亿、杨汉烈、翁汉国、陈铁卿、李照言、林桂清、郭祖仪、杨万顺、邹去病、何标、秦望山、王荣光、许卓然、黄孙坚、高义,以及许英刀等都先后继起;其中有的隶属于方声涛之靖国军,有的则隶属于以宋渊源为首之护国军。

这些民军的力量原极有限,但因其对于地方情况至为熟悉,且多采取机动性的战术,而使北军有随时随地受到袭击的威胁。北军之所以崩溃得如是迅速,无疑地是与这些民军的行动有一定关系。

当北京段政府接到李厚基的告急报告时,除令驻闽海军即日派舰协助李厚基防守福州,并令海军上将萨镇冰以福建清乡督办名义即日回闽主持之外,还计划另派陆军来闽增援。

(三)王永泉部入闽及与李厚基的对立

当李厚基援粤失败,南军向福建省境开进的时节,北京政府在派军援闽问题上举棋难定。因这时皖系所有的部队已大都派在前方,其在后方的为数既少,且亦无法调动。在“饥不择食”的情况下,段祺瑞只得派遣并非其嫡系的龙济光“振武新军”援闽。振武新军是龙济光在广东被军政府打垮之后逃往北方,奉段政府之命,收编散处在直隶、山东边境的土匪组成的。这批振武新军的素质太差,还在开到靠近南京的浦口中途,就不断地发生叛变与抢掠之事。在京津一带的福建籍官僚政客等本来就不愿意龙济光部开往

福建,因当时军情危急,又没有其他的部队可派,所以没有什么表示,到了此时,便不能不向段政府请求收回成命,另行改派,以免贻祸闽疆。段祺瑞乃抽调当时尚在河南洛阳训练的奉军补充旅王永泉部,以“协助清乡”为名,投入福建战场。

王永泉旅名义上属于奉系军阀张作霖所有,但实由皖系巨子徐树铮所一手造成。徐树铮于编练参战军时,曾挪用奉军军费335万元之多。张作霖清账时,徐树铮因无法抵赖,只得把所训练成的5个混成旅划出3个给张作霖来消账。王永泉旅就是此3个旅中之一。

王永泉这个补充旅,在快将出动的前夕,才改番号为陆军第二十四混成旅。

王永泉旅从洛阳南下,经过安徽蚌埠时,在江苏督军李纯的严密监视下,先分批搭乘火车到达江苏的浦口,并于10月13日从浦口沿浙江江山一线入闽。王永泉本人则以旅直属之机枪营为卫队营,乘搭“通济”军舰,从海道经由上海到达福州。

王永泉部在名义上虽仅为一个混成旅,其编制却颇大,即除步兵外,还有骑兵、炮兵、工兵、辎重兵与机枪营等,一共为22个营,人数约为1.6万人。

对于王永泉部之向福建开进,李厚基原来是极不高兴的,他怕自己“福建王”的宝座,会被王永泉所篡夺,最少亦会受到影响;只因是在新败之余,南军又迫近省城,非引王为助,将无法挽救败局,所以,当王永泉乘军舰到达马江时,李厚基派其参谋长张哲培前往迎迓,并陪其前来福州。李王会面后,李厚基除指定闽北旧延平府属各县为王部防地之外,并令财政厅就田赋收入项下,先行拨垫王部粮饷3个月,亦即以此来讨得王永泉的欢心。

王永泉部到闽后,最使李厚基感到为难者,当无过于王部的防地问题。当闽粤战事未发生前,李厚基对于福建境内归其指挥的部队,从来是不使其按原有的编制,集中或分为数部分驻在一起,